

通志堂經解

仁
1411
163



門 12
卷



詩補傳卷第四

鄘

逸齋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衛世子共伯之死史記以為其弟和以賂襲攻共伯自殺今詩序第云蚤死不言被篡之事和即武公倘有攻兄之惡衛人豈得以為賢謂之睿聖武公當以經證史之誤序言父母欲奪而嫁之詩只言母也天只蓋欲奪其志者母也亦猶鄭莊公不勝其母將仲子之詩以為父母之言古人發言多如此曰奪曰誓曰絕皆見其守義甚確之意

詩補傳卷四

通志堂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昔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紙下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髦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拍不冝爲舟以其質易敗也兩髦者髮至眉幼時之飾髦者髮垂之貌詩曰無非無儀則儀者婦人之善也又曰求爾新特則特者婦人之異也矢誓也慝邪也共姜欲拒父母故自謙下以爲質之不美而嫁爲世子之妻誓之以柏爲舟在彼河之中河之側尚懼其易敗豈冝他適喻已以易敗之舟當置之不用之地不可復嫁也守義旣堅必毀其容飾不事膏沐往往去髮至眉爲幼時之狀以明

其誓今人亦多倣倣爲此共姜自謂爲此兩髦之飾在他人有夫者固不當然實爲我之儀善實爲我之特異故以死誓其靡他靡慝也父母欲嫁我恩則如天但不能諒我之心耳皆絕其父母之辭或以兩髦爲指共伯儀特皆訓爲匹竊謂不然共伯旣爲世子且死矣其妻豈冝復以童幼命之惇然未亡人亦豈冝言及匹偶之事皆非詩人之本意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宣姜不能正其始故爲人所窺侮亦不能正其終

四百
左傳謂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昭伯即
公子頑昭伯之惡似其先君必曰齊人使之以見
宣姜爲人所窺侮謂宜其爲此也曰不可強之以見
不能正其始故終不得而卻也昭伯雖非君而宣
姜君之母也上行之下效之昭伯旣非君故不曰
刺其君而曰刺其上也國人疾之又甚於惡之蓋
惡之者不樂其事疾之者直欲除去之也此爲惡
輕重之辯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
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
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
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茨以喻公子頑牆以喻君之母茨生於牆宜可埽
除而不可者慮傷於牆耳謂公子頑之惡可去而
慮傷君之母也木交積曰冓又十稜曰冓亦積數
之多也謂宮中積有多言不可道之於口道之則
可醜也二章三章皆同襄謂反覆除之束謂束縛
去之詳謂詳言之讀謂讀誦之長猶言其說甚長
辱猶言適足爲辱國人疾之之意每每有加詩人
之言多然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君子借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
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借老也

衛夷姜宣姜皆謂之夫人皆有內亂之醜其失事
 君子之道一也是詩偶繼牆有茨之後故說者以
 為宣姜以小君為人君雖無它證理亦可通自宮
 中稱之亦可謂之人君矣宣姜無夫人之德以稱
 夫人之服其不得與君子偕老宜哉故詩陳古義
 以刺之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加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
 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副者夫人祭服之首飾笄者衡笄垂於副之兩旁
 其下以紘垂瑱者是也珈以玉為之又以飾笄其
 數以六意其下王后一等此所謂服飾之盛也詩

人謂昔之夫人所以能與君子偕老被服副笄六
 珈之貴以奉祭祀者以其德見於容委委然婉順
 佗佗然和易其立如山其潤如河象所被之服得
 其宜稱今宣姜無淑善之德何以稱其服也副之
 言覆所以覆首編列他髮為之亦有副貳之意
 玼今玼兮其之翟也鬢真髮如雲不屑蘇第也王
 之瑱吐也象之掃帝勅也揚且疢之皙也胡然而天也
 胡然而帝也

玼鮮盛也翟褕翟闕翟也畫雉之形以為飾或謂
 之翟瑱以塞耳以玉為之掃以摘髮以象為之詩
 人謂昔之夫人被以翟衣副以瑱掃其髮之鬢而

黑如雲之狀不用髭而自美其眉目之間廣揚皙
白人之望之如天帝之可敬亦以德之稱其服耳
且語助也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繼祥也子之清揚
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嗟亦鮮盛也展即展衣也詩人謂昔之夫人被丹
縠之展衣裳縐絺於外繼繫也祥衣無色也謂以
是而自斂飭也清謂目視清明揚謂眉目之間廣
揚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為媛誠得此有德之
人然後可為邦之美也始終言德容之盛蓋有諸
中形諸外也一章微言子之不淑後二章不復言

鄙之之意見於言外也所謂詩不可以言語求
將深觀其意譏刺是人也
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
其爵位之尊卑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信
乎善言詩者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
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衛宣公父子所為如此可謂公室淫亂也公室至
男女相奔一時風俗可想而見桑中所刺乃專指
世族在位者相竊妻妾期於幽遠之地共為淫僻
之行在位者如此安得有政以率民宜乎政散民
流無以禦之序詩者首言公室蓋推本而言之也

爰采唐矣沫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
 中要腰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沫之北
 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
 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
 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女蘿也麥穀名葑菜名沫衛邑即紂所都之沫
 邦也姜氏弋氏庸氏皆世族也桑中桑田之間也
 上宮城中之宅也淇衛之水名也采唐采麥采葑
 蓋男女托此以相求始期約於桑田之外終要入
 於城中之居可謂期於幽遠矣然三章皆言送乎
 淇上則異於流蕩而忘返者上雖無政以正民而

民知自返此聖人之所取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鶉之不若也
 牆有茨之醜公子之罪為大君母次之此詩以鶉
 鶉為喻亦兼指二人序止刺宣姜不及公子頑蓋
 所謂不可道也然鶉鶉之不若則頑固在其中矣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姜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鶉之疆
 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鶉不亂其匹所以奔奔然喜鬪者惡其亂匹而鬪
 也鶉不淫其匹所以疆疆然難偶者傳枝受卵故
 能不淫也今人之不善信鶉鶉之不如矣我以為
 兄指公子頑蓋實惠公之兄也我以為君指宣姜

蓋姜實衛之小君是詩二章皆興而賦之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
漕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
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衛懿公為狄所敗宋桓公以衛之遺民立戴公廬
於漕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齊桓公於是率
諸侯攘夷狄而城楚丘文公始能建城市而營宮
室得其時而不妨農得其制而不越禮故百姓說
之作是詩道其興廢植什致國家富盛之實衛之
民至是其有瘳乎封滅二字義見木瓜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

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定之方中謂夜視營室之中以為興作之始揆之
以日謂晝度日景之正以知鄉背之宜宮室雖互
言以協音韻先宮而後室亦有將營宮室宗廟為
先之意榛栗果之嘉者可以備籩實可以為女贄
椅桐梓漆皆木之材者可以為器用止言爰伐琴
瑟蓋舉其用之重可以備禮樂者以言之耳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
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虛故墟也堂衛邑也楚即楚丘也景山以大而得
名商之故都也京高丘也衛在商畿內謂升故虛

以望喜楚之旁邑及景與京之高大則知地勢之勝也降觀於桑田之間見其地之美沃謀之龜則言其吉終焉信其為善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駮牝三千

靈雨時雨也時雨發生若神靈然倌人主駕者也馬七尺曰駮謂時雨既降帶星命駕說於桑田之間所以訓農也於是百姓悅之歎美其君之德謂非可以常人而論吾君其操心之塞實淵深無他嗜好一意於富國舉馬而言其高大而牝者至三千之多則所以致此者乃塞淵之效也左氏傳言

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特舉其成數詩人言駮牝三千美之之言必夸不必求其實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蝮丁棘都動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蝮棘之詩謂之止奔則衛人有厭亂者矣序詩者遽以道化許之蓋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衛文公以道化其民雖與文王道化行相遠然敬教勸學春秋賢君有所不能宜乎化民有恥亦幾于惡無禮之氣象曰國人不齒則淫奔者少而厭亂者多亦可尚也

蛞蝓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爾雅曰蛞蝓虹也釋者曰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
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霓陰陽交會之氣也淮南
子曰天二氣則成虹虹淫氣也文中子曰至治之
世則虹不見蓋地氣還矣天氣不復於是成虹虹
天之淫氣也詩人以其雌雄雙出故以喻淫奔然
其出非早則暮早則朝陽射之故在西暮則夕陽
射之故在東其實皆淫氣暈日而成也詩人專取
在東者為喻蓋東又為陽方而淫氣雙見尤為可
恥至不以手指之疾之之甚也遂以禮曉之曰女
子自有適人之道豈終在父母兄弟之家何為淫

奔而犯禮也

朝濟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毛氏曰濟升也從旦至食時為崇朝鄭氏曰朝有
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自然應曹風侯人曰蒼
兮蔚兮南山朝濟毛氏曰蒼蔚雲興貌濟升雲也
鄭氏曰蒼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為大雨然
則濟為升雲明矣獨鄭司農釋周官十輝誤以濟
為虹故後之說詩者亦以朝濟於西為虹夫虹固
能見於西方而詩人止言濟不及虹者蓋此詩一
章既戒其淫奔二章則告以正禮謂陰陽之氣和
則雲升而成雨乃雨之正也蛞蝓乃淫氣相干而

暴雨故易解散是以虹見則雨止世以虹為截雨
 虹非截雨也淫氣相干勢不能久故虹見則雨止
 有違禮苟合則離必速之象若雲氣朝升於西則
 雨至矣此陰陽和之雨也喻以禮約昏則
 可成矣何至淫奔如虹氣相干而雨也故又以禮
 曉之曰女子自有適人之道豈終在父母兄弟之
 家邪父母兄弟先後互言以協音韻非有他義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國人謂信者人之所以立不可棄也命者天之所
 賦予不可違也乃如淫奔之人第以昏姻為懷詭
 譎相誘豈有信誓可守悖理而行豈知命分之正

國人之言能知信與命則被上之化亦至矣是詩
 三章上二章比而賦之也卒章賦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
 君之化無禮儀也
 商之餘俗更文武至成王猶在則宣公之化豈文
 公所能遽革然文公一能正其臣則在位無禮儀
 者已為詩人所譏刺信乎惡之漸者雖深而善之
 所感者亦速此相鼠之義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
 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視也鼠雖微物猶有皮以被其外猶有齒以養其內猶具四體以全其形今在位之人無威儀容止不知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是人不如鼠也人而不如鼠縱未即死亦何所為亦何所俟不若速死之為愈也疾惡之甚如此以見清議之不可犯遷善改過不可不力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十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樂取諸人為善虞之所以為盛帝善人是富周之所以為顯王為人君而好善固為可美未若為臣下而好善尤為可美也故鄭武公善善之功詠之於詩一介臣之休休有容載之於書子游為武城宰孔子問之曰女得人焉爾乎樂正子為政孟子以為好善優於天下蓋為臣子而不好善則嫉賢忌能俾之不達人君雖有好善之心亦沮格而不行此十旄之樂告所以美衛之臣而不言文公也子子十旄在浚之郊素絲組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子子十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子子十旄在浚之城素絲組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十旄十旄蓋分而言之以協音韻其實皆旄也注旄於竿首謂之十旄鳥隼為旗謂畫鳥隼以為飾

析羽為旌謂析夏翟之羽以為綏周官司常曰州里建旗釋之曰縣鄙鄉遂之官大司馬曰百官載旗釋之曰卿大夫也是詩明言干旗以見衛之內外臣子皆好善載子子然特出之旗皆有注旄析羽之干或就浚郊或就浚都或就浚城言訪善人之廣無內外遠近之弗及也素絲良馬聘善人之禮也紕之者織之始也組之者織之成也祝之者既成而斷之也好善之意既勤故素絲織組始成即斷取以行禮也始者良馬四之既而五之既而六之禮加厚而意無已也孔子遇程子命取束帛以贈先生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此古之

臣子得用束帛車馬為禮之證也彼賢者見其好善之勤自相謂曰衛之有美德之臣子既建旄以訪我又將以將之所以待我者厚矣我將何以畀之乎何以予之乎何以告之乎謂不足以副其求賢之意如此則所聞之善言善行必罄竭以語之矣此所謂樂告以善道也是詩三章皆賦也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彦下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載馳泉水皆既嫁之女思歸宗國能顧義遵禮止

其私心其孝愛不忘本有葛覃之風故聖人有取焉此詩言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不能救婦人念慮及此有烈丈夫之志尤可尚也其詩編之衛風蓋夫人作此以寄其兄戴公采詩者得之衛地宜為衛詩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弔失國曰唁漕衛東邑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夫人自有志於馳驅歸衛故其言謂雖在禮得以遣大夫跋涉而歸寧終不足解我心之憂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

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悶

夫人謂許人爾既不以我欲歸衛為善使我不能反其國濟其難盍亦反而思之視爾之家或有急難不臧之事其心如何則知我心之欲歸果不為遠於人情果不能悶而不發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穉且狂

偏高曰阿丘蟲貝母也可以療鬱結之疾夫人思歸不得自如中懷鬱結故欲采蟲以療之既而自謂我女子所懷之事尤難祛除非藥所能療亦欲各行其志耳許人何為以我為過豈皆穉幼狂惑

不能知我之志乎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芄芄方盛貌控持也極至也夫人思歸之時適當麥之方盛故思歸行其宗國之野見芄芄之麥又欲持宗國顛覆之事告於大邦但未知何國有因何國可至耳于是又語大夫君子曰無以我為有過雖百方為我致思終不如我心之所之在於宗國也誦其詩者非特見其孝愛之深亦可知其止乎禮義徒有其言不敢自恣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五

衛

逸齋

淇與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淇與之序取詩之數語以形容衛武公之德曰有文章即詩之有匪君子也曰又能聽其規諫即詩之如切如磋也曰以禮自防即詩之如琢如磨也曰故能入相于周即詩之猗重較兮也舉此而言誰謂詩序不可信哉武公之德信能如此則史記所載襲攻其兄之事疑無其實矣

瞻彼淇與綠竹猗猗宜於有匪君子如切如磋河七如琢如

磨瑟兮儻遐板下同兮赫兮咺況晚下同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況元下同兮

淇衛水名與水傍之隈也淇多美竹漢書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盛也有匪文章也匪與斐同周官以為且其匪色禮記則以為有斐君子治骨角曰切磋治玉石曰琢磨詩人謂武公之德見於文章者如其竹之始盛由切磋琢磨之致然切磋者以利器攻骨角而成其文喻武公能受人之規諫以成其德也琢磨者以玉石就錯礪而成其器喻武公以禮自防而成其德也大學以切磋為道學謂道之以學與道問學之意同正利器攻骨角之喻也以琢磨為自修謂自知修省與內自省之

意同正玉石就錯礪之喻也武公能資諸人盡諸已者如此所以內而能恂慄知其志氣之有立也故曰瑟兮儻兮外而有威儀知其聲聞之不息也故曰赫兮咺兮自非盛德至善何以有此文章宜民之愛之終不能忘也說瑟兮儻兮者以為矜莊寬大說赫兮咺兮者以為赫赫宣著既與大學之義不同且矜莊與寬大相反則知儻非寬大也赫赫與宣著無異則知咺非宣著也蓋能矜莊則志氣自然儻兮有立有威儀則聲聞自然咺兮不息荀卿曰陋者俄且儻釋之者引說文曰晉魏之間謂猛為儻蓋懦則無立猛則能立事恂信順也慄

莊慄也武公信順而莊栗有寬而栗柔而立之氣象故知其志氣之有立也說文與字書皆謂朝鮮以兒啼不止為咍蓋眾口咍然譽武公之善而不止也武公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得令聞長世之道是以令名之起人爭與之故知其聲聞不息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子有匪君子充耳琇瑩營會外古弁

皮如星瑟兮憺兮赫兮咍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青青茂盛貌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用玉瑱諸侯以石會弁皮弁之會縫也詩人謂武公之德如淇竹之茂盛瑱以琇瑩冠以皮弁飾以玉璫如星之燦以見德之稱其服也申言志之有立名之

不息德善之不可忘蓋美之之意無已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如簣密盛也猗倚也重較卿士之車也周官輿人釋之曰較兩轎上出式者蓋較高五尺五寸式高三尺三寸古者立乘故常憑較應為敬則垂手以憑式故首得俯較既出于式上故曰重較詩人謂武公之德如淇竹之密如金錫之精如圭璧之美有寬綽之容乘重較之車入相於周人以為宜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謂雖燕閒談噱亦有可觀而無過也始言猗猗中言青青卒言如簣以言德之彌

盛也始言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張而不弛也卒言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弛而不張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詩人之美武公可謂盛德至善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必其無好善之心故賢者甘于退處此干旄之反也孔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而無悶既曰無悶則說是詩者第當言退處之樂不必謂誓不出仕亦不必謂不能忘懷蓋詩人方詠其退處而樂謂其能不怨上之不用誠為樂天知命若又言其誓不出仕不能忘懷則異于無

悶之說矣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擊也槃器也謂擊器以為樂也澗山水之間也曲陵曰阿高平曰陸寬謂襟抱之寬博也邁草也猶言在草野軸卷也猶言卷而懷詩人謂遯世之士擊器于澗于阿于陸自得其樂自非襟抱寬博安於草野知卷而懷之之道何以有此樂也言謂言語歌謂歌詠宿謂止宿皆以獨言之蓋詩人指所見之人未常有朋儔也皆以寐寤言之以其寐

寤之間得以自如也永矢弗諼自誓不忘此樂也
永矢弗過自誓不復他往也永矢弗告自誓不以此
樂語人也矢雖有二訓若訓以陳則不可加以
永字自誓而必以永言有終焉之意此所謂無悶
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
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作碩人之詩者謂莊姜不見答以致無子故閔而
憂之詩之所陳初不及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
之事序詩者推本言之謂莊姜所以不見答者由
此耳莊姜之賢即燕燕日月終風之詩可以想見

是詩亦不及其賢也

碩人其頎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
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碩大也猶言大人蓋男子婦人有德者之通稱也
頎長貌錦衣而加褰禮所謂衣錦尚綱惡其文之
著此言莊姜德稱其服也以齊侯之子嫁為衛侯
之妻傳所謂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其尊同此言
莊姜宜為配也東宮太子之宮以明莊姜為齊太
子同母之妹也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
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此言莊姜之所出於親
戚皆貴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蛾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茅之始生者曰萑手實似之脂之凝者曰膏膚實
似之蝤蛸木中之蝎以比領之潔白瓠犀瓠中之
瓣以比齒之整齊螭之首額廣而方蛾之眉細曲
而長笑之巧而輔頰動謂之倩目之美而黑白明
謂之盼此言莊姜容體之善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幘鑣鑣翟芾以朝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敖敖長貌說說駕也農郊近郊也四牡駕車之四
馬也朱幘四牡之飾也翟芾夫人之車以翟羽爲

芾蔽也莊姜始來自齊說駕于近郊其四牡則齒
壯而驕其朱幘則鑣鑣而盛其駕車以朝也國人
皆樂得以爲之配遂語于諸大夫使蚤退朝無以
政事勞君蓋甚樂君之得賢配也召南之詩人視
王姬之車而知其有肅雝之德此章言國人見莊
姜之車馬遂樂之如此其至亦必有道矣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發發葭葭揭揭
庶姜孽孽庶士有揭

洋洋大也活活流貌罟魚罟也濊濊施罟之聲鱣
鮪大魚也發發魚大之狀葭蘆也葭蘆也施罟者
之所資揭揭長也此章以河之流喻齊國之盛大

以施罟喻莊公求昏於齊以鱸鮪喻莊姜來歸於衛以葭茨喻親迎禮容之盛又有姪娣之媵謂之庶姜孽孽而衆多送女之大夫謂之庶士竭然而武壯此言莊姜來歸之始無一不如人意奈何莊公之惑不見荅而使之無子其閔而憂之婉其意於言之所不及此其所以為風刺與是詩四章一章三章皆賦也二章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花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偶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當禮義消亡之時而失身之女能道反正之言故序詩者以為美然淫泆在初反正在終雖悔亦何及詩人之意亦欲人知戒其初而已然其初為淫風之所感乃上之過其終乃斯人之自能悔悟於衆醉之中忽聞道醒者之語則序詩者加以美之一字未可訾也刺淫泆而謂之刺時則繫之於上者可知矣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此章記其初蚩蚩無知之氓抱泉布而來從我貿絲其意非為絲也即欲謀我為室家耳是時必有謀昏之言詩之所不及不然安得已有從之之意

遂送其去涉淇水之外至於一成之頓丘是時必有迫促之言亦詩之所不及不然安得遽有無良媒無我怒秋以為期之約然此亦悔悟之後追道前日之事故有是語耳使其初能覺其非為絲而為我謀又能知無良媒為非禮安肯輕從其約也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此章記其相諾之後踐其初約既不以禮昏姻不敢遵大路而行從坳敗之垣以出入望前日氓所復歸之關其未見也泣涕漣漣而悲其既見也則載笑載言而喜是時爾卜之龜爾筮之著其卦兆

之體以為無咎遂以爾之車來遷我之賄何為有今日之相棄此亦追悔之言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章深悔前日之苟合以為後人之戒謂桑未落之時沃若而潤澤嗟爾之鳩無愛其沃若而遂食其甚以喻男子情意盛時亦如桑之沃若嗟爾女子無愛其情意而與之耽樂言其終必為患蓋鳩食桑甚過則必醉女與士耽久則必棄謂士之耽猶可說女之耽不可說者乃女子甚鄙其夫而自惜其身之言若曰彼男子為非亦何足道我女子

一失不復可言矣非真以男子為可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
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此章怨其夫之相棄而自述其勞苦也謂男子情
意既衰如桑之黃而落矣故棄我而不恤爾殊不
思自我往爾家三歲之間窘于衣食雖淇水湯湯
而盛我與爾牽車往來漸其帷裳不敢憚其勞苦
今我未嘗有差爽而爾自不一其行由爾之心罔
中故二三其德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
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此章亦述其勞苦而自傷也謂我三歲為爾之婦
不敢以室家之事為勞先眾人而起後眾人而卧
無一日不然今爾家事亦既遂矣遽加我以暴兄
弟不知我之不得已而復歸但咥然而笑其前日
之失靜言思之亦自痛悼耳誰復憐哉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晏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此章乃反正之言也謂我之嫁爾本期偕老今既
老矣乃見棄而使我怨彼淇水則有岸原隰則有
泮何女子之身乃無泮岸如此追念總角始笄之
時晏樂相從晏晏安也謂安然言笑旦旦明也謂

成此明誓我實無知不能思爾之反復以致今日
 彼時反復之不思今亦何及矣據卒章乃老而後
 見棄而中間二章既言三歲食貧又言三歲為婦
 似若止嫁三年而見棄者意此婦人初嫁之時其
 夫貧窶此婦人以遷去之賄經營生理三歲之間
 即見其效家事遂意不復如向者之貧故以為言
 耳若止為婦三歲而見棄不得為老使我怨也是
 詩六章間有比興之言其實皆賦也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
 也

竹竿衛女之思歸視泉水載馳其情為尤切泉水

之詩止為父母既終于禮不得歸寧非有他故載
 馳之詩以宗國顛覆不得歸唁其情已切然未若
 適異國而不見荅利害迫于身故其情為尤切莊
 姜不見荅亦能自克竹竿之衛女其莊姜之徒與
 在異國而思衛列之衛詩豈以是而寄宗國采詩
 者得之衛地與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
 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
 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漉漉由檜楫松舟駕言
 出遊以寫我憂

籊籊長而殺也以竹竿而釣于淇乃兒童遊釣之

所衛女思歸而不得故思幼時出遊見儕輩兒童
 出遊而釣今欲復見而不可有不忘本之氣象謂
 我豈不思爾淇水遊釣之樂以道遠莫能致耳不
 言違禮而言道遠尚其私情未克也既而思泉源
 在其左淇水在其右亦舊時遊觀之可樂者今我
 為女子既有行而適異國當遠父母兄弟雖欲復
 往有不可者此乃以禮自克之言也于是申言幼
 時在父母家遊觀於淇水泉源之間巧笑之嗒然
 佩玉之儼然其樂可想而不可復往矣亦自克之
 言也卒章既言淇水悠悠而可樂以檜為楫以松
 為舟其遊觀之具又善今既不可復往第當命駕

出遊以翰寫心之憂爾此亦發乎情止乎禮義者
 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左氏傳曰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計其年纔十五
 六耳驕而無禮可以想見大夫刺之亦知其資質
 非美不足于為君之道也惠公朔見逐與鄭昭公
 忽無異春秋書衛曰衛侯朔書鄭曰忽豈以惠公
 以年幼故怨之昭公以無謀故鄙之與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
 垂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鞶雖則佩鞶能不我甲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先蘭蔓生支葉柔弱喻惠公懦而無立也觸用以解結鞅用以射御皆成人之佩服也惠公年雖幼既即位則服成人之服而其智不足以知人故曰能不我知其仁不足以長人故曰能不我甲甲為日之長故昔人以甲喻長既服成人之服不特佩觸鞅二物也容容刀也遂佩王之璲也詩曰鞞琫容刀又曰鞞鞞佩璲惠公垂容刀佩璲於帶間其心悸動不能自安與後之為君見即吏而刮席者同蓋不知禮故無以立也知禮則不驕矣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宋襄公之母即宋桓夫人衛文公之妹也生襄公而見出以其子襄公之在宋也故思而不止然則非思宋也思其子也宋襄公之為太子也嘗請立目夷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託舅為言思其母也宋襄公之母子可謂慈孝兩盡矣然婦人見出義與廟絕母既不可以歸宋而襄公終立亦不可如衛卒皆以禮自克所以為可美也以衛宣昭之無道也而其後文公為衛之賢君許穆夫人宋桓夫人亦皆知禮能自拔於汙亂之中一洗君父之習聖人存之六經豈苟然哉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凡人之情理所不可則雖近以為遠意有所欲則雖遠以為近宋衛不為甚遠而襄公之母之思其子謂河雖廣東葦可以杭喻宋雖遠可以跂足而望河雖廣不足以容刀舟喻宋雖遠自旦至夕時可至此所謂雖遠以為近也其思如此而終不往止乎禮義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杭渡也刀小船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春秋魯桓公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以其時考之疑衛宣公之詩也而所謂過時不反以其思之深知其役之久也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伯叔尊稱詩人多用之如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是也此詩婦人之尊其夫故以伯兮呼之揭武壯貌所以為邦之英傑也殳長尋有四尺在車之左故曰前驅此役之至重且勞者婦人閱其夫之勞久而不歸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婦人自謂自其夫之役于東也不復塗飾首如蓬之狀非無脂膏濡沐以夫不在無適為容也鄭是

時已徙在周之東為從周王伐鄭故曰自伯之東鄭實非衛之東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婦人思行役者之在道雨則有霑濡之苦日則有暴炙之困使我之思不啻首之疾夫人之愛其身莫甚於首所謂如救頭然言莫急於此今乃甘心於首疾則視夫又甚于首矣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痠

諼訓忘即萱也以其能忘憂故謂之諼背北堂也婦人謂己所居在堂之北故欲樹萱於彼也痠病也謂我之所思心已病矣非萱之所能忘也是詩

四章皆賦也一說其雨其雨杲杲日出猶言伯且來伯且來復不來謂且雨而復晴也亦通

有孤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也

夫民之昏姻失時事雖多端如有孤之詩直以民之困窮上不加恤故望以古之盛世荒政聚民之事蓋荒政十曰多昏乃大司徒所掌既謂之聚萬民必有施行之條目惜乎無傳意其如後世常平貸民之法序詩者謂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詩之所謂會即禮之所謂聚此遺意之略可

見者如此衛去古未遠不能潤澤而行之詩所以刺時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狐之為物性孤而多疑故常獨行綏綏獨行不果之貌說者以綏綏為匹行謂人不如狐也竊意詩人方刺男女之無夫家故取性孤獨行之物以為喻且淇水之有梁者淇水之可厲者及淇水之側皆狐之所甚疑而不敢渡者今獨行于彼縱使欲求其匹不可得矣以喻民之困窮者下則無裳中

則無帶上則無服其貧窶至此宜乎如狐獨行不可以得妃耦也蓋窮極之辭不敢斥言上之不恤序詩者從而發明之使誦其詩者隱然見其意於言外此序所以有功於詩也是詩三章皆上比而下賦也昔禹未娶行塗山有狐九尾人歌之曰綏綏白狐九尾靡靡則綏綏非匹行明矣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案春秋魯閔公二年書狄入衛僖公二年書城楚丘而左氏傳乃曰及狄人戰於熒澤衛人敗績遂

滅衛又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且君死于位曰
 滅以衛之敗懿公死焉而宋桓公宵濟衛之遺民
 七百有三十人益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
 於漕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
 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
 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齊語亦曰衛人
 出廬于漕齊桓公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
 則左氏謂之滅衛封衛未為過也春秋尊中國故
 書之曰入不與夷狄之滅中國也春秋尊王命故
 書之曰城不與諸侯之專封也昔者衛滅邶庸
 滅魏聖人皆存其詩且列國猶不許相吞况夷狄

乎昔者葵丘之命亦曰無有封而不告且霸者猶
 不許擅命况王者乎聖人有興滅國之志宜不與
 狄人之滅衛也聖人有為東周之志宜不與齊桓
 之封衛也詩序既言衛為狄所滅又曰齊桓公救
 而封之乃與左氏合意者春秋立一王之法故嚴
 於取與左氏則並紀其實或者亦出於聖人授經
 之意與聖人存其實於詩而嚴其辭于春秋豈苟
 然哉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
 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
 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木瓜木桃木李皆果之一種而少異者形如瓜而有鼻者謂之木瓜形負而小者謂之木桃形如瓜而無鼻者謂之木李瓊也瑶也玖也皆玉之名也瑶次于瓊玖次于瑶琨在佩玉珩璜之中衛人欲厚報齊之惠謂人以木果投我者我當以玉佩報之猶非所以為報特用此以永繼其好爾此皆物輕意重之謂也是詩三章皆比也

詩補傳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補傳卷第六

下

逸齋

周之始盛也文王位止西伯未嘗稱王而二南之化被于天下周之既衰也平王以後雖為天子而王風之詩僅同列國此二南與王風名同為風實則不同也風之名既同於列國而加以王之一字所以尊周亦所以懷周與孔子于魯春秋書王之意一也衛有狄人之難未幾復振周有犬戎之禍遂致陵夷王之次衛其以此與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

也
序詩者道東周大夫過豐鎬故都不忍去之情狀
簡短數言發明一篇終始之義至今讀之使人流
涕誰謂詩序可無取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
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
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憂思亂於中則瞻視眩於外閔周室者黍稷莫分

念父母者莪蒿莫辨此黍離蓼莪所為作也離離
垂貌靡靡遲貌搖搖則憂心無所附著也如醉則
憂心狂惑如人之醉也如噎則憂心哽塞如人之
噎也稷之苗稷之穗稷之實非必謂前後所見蓋
其憂思既亂於中謂我所見宗周故都盡為禾黍
豈真黍邪抑稷之苗稷之穗稷之實邪既不能辨
其為黍為稷豈復計其成之蚤晚為苗為穗為實
哉於是自歎曰知我者則謂我心憂宗周不知我
者謂我何所求而至此惑亂人固未必我知所恃
者天知之耳彼不知者亦何人哉意謂宗周顛覆至
此而不知憂亦不近於人情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

難乃以風福焉

此詩作於大夫所謂君子者非婦人指其夫蓋大夫見時之賢者不免行役故以君子稱之亦與邦之桀執及前驅之意同用之非所宜也下篇君子陽陽亦此意或謂詩不見思其危難之事竊意行役之人所憂者死亡耳飢渴則致疾病疾病則致死亡所謂危難即疾病死亡也卒章祝其苟無飢渴蓋思其危難所由致而風諭之使無飢渴以生患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時日之夕矣

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

月曷其有佸戶括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

于役苟無飢渴

鑿牆而棲雞曰埘雞棲于杝曰桀下來牛羊之歸也下括牛羊之聚也佸會也詩人謂君子之行役何時可來歸何時可會合不知其期不日不月謂無日月可期也曾不如雞之棲于埘棲于桀不過日之夕而牛羊亦以此時而歸聚嘆行役者之不如也賢者有此久役何以使我勿思苟無飢渴之患亦足慰我之思矣此所謂思其危難以風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子未萬害而已

東周之賢者相招為祿仕雖抱關擊柝亦可為也何至如衛之仕于伶官竊意詩人據所見而言未必盡然或謂伶官人所賤無復責望若其他皆有常職未必能全身遠害此一說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樂下只且子余下同君子陶陶遙左執翽刀徒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陽陽容充盛貌陶陶志自得貌簧笙簧也翽舞纛也周之賢者左手執樂舞之器右手招同志之友相與為人君房中之樂在人君遨遊之所其容充

盛其志自得乃樂此不以爲愧有大隱在塵市不必山林之氣象賢者之所為固未易窺也只此也且語助也是詩二章皆賦也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古者未嘗用畿甸之民為諸侯戍守蓋諸侯有故天子當命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今平王號令不行至不得已用畿甸守衛王室之人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所以怨其用之不以道而思還歸也揚之水不流東薪彼其記下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

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浮揚之水淺緩無力故物之輕微如束薪亦不能流喻平王威令不行不能用諸侯也楚輕於薪蒲輕於楚以喻王益微弱不特不能令大國亦不能令小國矣申平王之母申后之家在陳鄭之南迫近于楚故戍守之也堯命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於周有甫有申有齊有許然則甫也許也與申同為姜氏亦平王之母黨也彼其之子指諸侯而言謂當戍而不往者而獨用我周人所以思之又思謂何月可以還歸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中谷有萋吐雷下同閱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凶年饑歲世所不免為夫婦者正當同患難遽至相棄由其夫婦之義日以衰薄而致然也詩人為風俗衰薄其來有自未可遽望其善特閱之而已

中谷有萋呼但下同其乾矣有女匹指下同離既其歎矣既愛口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萋其脩矣有女離條其歎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中國有萋其濕矣有女離啜啜張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萋益母也曠燥也萋生于中谷宜其耐旱今始而

燥其生於乾土者中而燥其已長茂者卒而雖生
 於卑濕者亦燥矣其物性脆弱故無有得免者以
 喻夫婦已自衰薄故遭歎歲其始也則困窶無以
 自存者此離矣嘆其乾之喻也其中也則強壯可
 以自營者亦此離矣嘆其脩之喻也其卒也則雖
 粗有生理者亦此離矣嘆其濕之喻也困窶者相
 棄則為之歎息謂所遇之艱難尚冀其悔也強壯
 者相棄則為之悲歎謂其所遇之不淑尚亦冀其
 悔也至粗有生理者相棄而不顧則衰薄尤甚矣
 第當為之再三啜泣不復冀其悔也以脆弱之物
 喻衰薄之俗蓋有深意使堅強之物雖遇早嘆未

至俱燥使忠厚之俗雖遇凶歎未至相棄詩人可
 謂長於譬喻也此別也歎長吟也歎甚於歎泣甚
 於歎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佩叛構怨連禍王師
 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隱三年左氏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
 于虢鄭伯怨王故周鄭交質及平王崩周人將畀
 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周
 鄭交惡桓五年王奪鄭伯政此桓王失信之實也
 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此諸侯背
 叛之實也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祝聃

射王中肩此王師傷敗之實也故君子不樂其生
作兔爰之詩言閔周者謂事至此無可為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

此百罹力支尚寐無吪五有兔爰爰雉離于罟子我生

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古有兔

爰爰雉離于罟鍾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

百凶尚寐無聰

兔狡而難取以喻背叛之諸侯雉介而易斃周之

君子自喻也羅罟罟皆網之異名兔則爰爰而白

得雉則憂網羅之多故不樂其生者自比於雉也

周之君子既不樂生于是嘆曰我生之初時未亂

離也尚無有為此者無有造此者無有用此者及

我生之後罹此憂凶不忍見之第欲寐而無所重

無所悟無所聞也爰爰緩也吪動也覺寤也聰明

也庸用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葛藟力軌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九族有二說自高祖及玄孫一說也父族四母族

三妻族二亦一說也是詩刺平王指言父母兄弟

疑非為異姓也

絲絲葛藟在河之滸呼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

父亦莫我顧絲絲葛藟在河之涘侯終遠兄弟謂他

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絲絲葛藟在河之漘順終

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又曰莫莫葛藟施于條
枚蓋此物當依木以生今乃在河之澚之澹之澹
則非其地失其所矣詩人自喻王不能親睦是失
所依也澚澹澹皆水涯也詩人三言終遠兄弟必
王之兄弟中尊者所作也說者謂王忘己之父母
兄弟以他人為父為母為昆殆非詩人之本意豈
有王之兄弟敢如此指斥且以他人為父母以他
人為兄之言不可以訓竊意詩人正謂土宜親
弟今乃終遠我兄弟則是王不念我兄弟本是同
父母所生我且為王之昆既終遠之全無親睦之

意王之視父母兄與他人之父母兄等爾猶言視
如路人責王之意深矣莫我顧謂不復顧我也莫
我有謂不復有我也莫我聞謂不復相聞也所謂
棄其九族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采葛懼讒也

懼讒之詩鄭氏以一日不見之語謂人臣因出使
而懼讒不為無理蓋古之忠臣一日不在朝廷則
讒言遂入其事多矣鄭氏之說不可廢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
如三秋兮彼采艾蓋五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采葛采蕭采艾皆積少以成多讒人之言亦必積

毀而後信賢者一日去國則讒言遂興此詩人之
 所甚懼以一日為三月三秋三歲之久東周王者
 聞此言而不悟此君子所以為全身之謀不暇為
 國計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一說汲黯不願
 之郡疑張湯也京房不敢離左右疑石顯也詩人
 懼人之讒至不敢去朝廷故以一日不見君為三
 歲亦通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
 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據詩所陳當禮義陵遲之時男女淫奔由無所忌
 憚而然詩人因言古之大夫能聽男女之訟與
 露美召伯之意略同然行露言不能此詩言不敢
 其息訟雖同而所以息者有異曰不能者德明惟
 明也曰不敢者德威惟畏也明與威皆出于德其
 可美均也

大車檻檻毳毳尺銳衣如茨他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

車他嘽嘽敷毳衣如璫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古之大夫所乘之大車其動則檻檻有聲可懼其
 行則嘽嘽如氣之出所服之毳衣如茨之青謂如
 雛之色也如璫之頰謂如玉之色也人見其車服
 已知畏之不敢為淫奔之行非有德以稱其車服
 何以得人心如此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民既不敢犯不止一時也蓋將終身焉于是自言其情曰生固不得相奔同室而處死苟幸得同穴而葬足矣又指皦日為誓謂決不犯禮而相奔也蓋古者大夫之德能使人之不犯而不能使人之無情同穴以示其相慕之情皦日以為其不犯之信蓋與漢廣之詩游女雖不可求欲秣其駒馬之意相近豈非文王之化及於後者猶如此乎是詩三章皆賦也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莊王不明賢人放逐以見用舍不當於人心一時廢棄而去者國人反思之異乎國人皆曰不可者矣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丘中以喻國家麻也麥也李也皆可食之物喻國家之祿也彼無罪而去如留氏之賢者望其施施舒行而來食君之祿且有美德如玉以及我也子嗟子國似是留氏兄弟之字彼留之子亦指其兄弟而言以協音韻終始止及一留氏蓋詩人據所

見者作此詩也詩人多以玉比德以玖為佩亦可以相贈故取以為喻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技訂

詩補傳卷第七

鄭

逸齋

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後為幽王大司徒犬戎之禍桓公死之子武公掘突繼為司徒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十邑之地然則武公父子可謂善於其職有功於周故以鄭次王惜乎其不能復周東轍為可恨也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鄭武公父子所以能入則世為卿士出則長享國

祚豈無自而然哉周之國人以為善於其職宜在此位故作緇衣之詩以美之序詩者發明其意以武公之德所以能有其國者由善善之功也孔子所謂好賢如緇衣謂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說者求善善之說而不得遂疑詩序以明有國善善之功之說為非詩意蓋考之未精爾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卿士之朝服也武公有德以稱是服故一章

言其稱敝則欲更為二章言其美敝則欲更造三章言其安敝則欲更作蓆取枕席之義謂其安舒而無患也此所謂善於其職國人宜之也適子之館者謂武公入為卿士授館于王室也還予授子之粲者謂武公既適卿士之館而好賢之意不倦還以所得王之廩粟授之賢者猶後世開東閣延賢人指言粲者謂有食客也在館能爾則在國可知此所謂以明有國善善之功也善善猶言賢賢以此求詩正與序合是詩三章皆賦也一說詩人多以衣服新美為粲如三英粲兮粲粲衣服是也謂國人喜武公之善其職欲其久於位故緇衣之

敝則為之改製適卿士之館則以授之使粲然一新亦通似不若前說尤見善善之功

將

七羊

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升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

道而公弗制祭

側

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鄭莊公克段之事論者多過其實非聖人以恕待人之意獨將仲子之序與左氏合信乎詩序經聖人之手而左氏之好惡果與聖人同也左氏稱姜氏愛共叔段請京使居之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卒成叔段之惡以致死亡所謂不勝其母而害其弟也段既失道莊公為兄當制其初乃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是莊公以路人

視其弟豈得為賢父兄哉左氏曰書鄭伯譏失教也所謂弟叔失道而公弗制也祭仲始言都城過百雉為國之害卒言不如早為之所母使滋蔓公皆不能用所謂祭仲諫而公弗聽也初不忍違其母制其弟末乃伐弟誓母幾滅天理所謂小不忍以致大亂也以是數端責鄭伯夫亦何辭安所逃罪彼穀梁乃謂何甚乎鄭伯甚鄭伯處心積慮成于殺也公羊乃謂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使莊公能思慮亦當知飾詞以自解今乃直謂焉辟害又謂必自斃又謂厚將崩觀其發言似愚俗之人無所隱情亦足以見其

城府之不深矣使其果處心積慮成于殺弟果以母欲立之而已欲殺之則春秋當深貶之豈得猶稱鄭伯而詩序豈得謂之小不忍由是言之莊公亦不得為大惡特以庸暗無識不能權利害之輕重舉措乖違故聖人以恕待之不然則一聞考叔之對遽能改過惡人安能爾耶然人患不知過知則當即改乃猶告之悔似悔前日之舉以為今無可奈何者此焉辟害必自斃厚將崩之一律也考叔為闕地及泉之說姑隨其資識而開道之故少迂緩有所不暇恤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是詩三章始終皆小不忍之說蓋譏其失而刺之也將請也仲子祭仲也杞也桑也檀也皆近居之木也謂莊公始視其弟如所居之里牆園間之木而祭仲請蚤除之是入我里欲伐我木也牆園亦然仲子之言雖可懷而我父母諸兄與人之多言皆可畏所以不忍蚤除而致大亂也誦將仲子之詩莊公胸臆之淺陋可以想見要之非真惡人之

曾臆也就使莊公其初專於殺弟而詩人乃曲為莊公設此矯飾之詞則此詩可刪去矣聖人存之正以詩人刺莊公第知小不忍而不知致大亂故以是垂戒於萬世與左傳所謂譏失教之意同此所謂恕以待人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於京繕戰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悅而歸之

自古小人為惡亦必行小惠善矯飾以要民譽然後能惑眾為亂如齊之田氏民愛之如父母如安祿山史思明范陽之人謂之二聖之類是也此詩與晉揚之水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沃之意同然

此詩謂叔段為仁且武豈真仁且武哉揚之水謂沃為君子豈真君子哉皆一時愚俗為小人所欺至形之歌詠孔子刪詩何取焉蓋聖人之存二詩以戒後之人君謹于其初勿使小人得志不幸有如京沃亦當防閑于蚤無俾寢大以成難圖之勢此聖人錄詩之意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蘇尊下同美且仁

叔于狩又手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田取禽也冬獵曰狩郊外曰野詩人夸美叔段謂一出田獵于郊外里巷之間無有如段之美且仁

謂其威儀也無有飲酒如段之美且好謂其燕樂也無有服馬如段之美且武謂其善御也段之處京繕甲治兵豈為田獵而國人說之如此能無後

二 **車** **莊** 公尚不知悟蓋亦無以為策其愚誠可刺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兩叔于田皆作于一時加大字以別之非誤也是詩皆美段之多才好勇序詩者以不義而得眾發之意謂雖不義之人多才好勇亦可欺眾而得民奈何莊公但執必自斃之說不蚤為之所然莊公之言亦幸而中爾理有不可恃者萬一不中莊公

其危哉況俟其既亂而能取之孰若制之於未亂之為善聖人存將仲子兩叔于田之詩使後世不幸有此當以莊公為戒此三詩所以皆刺莊公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下同

火烈具舉祖禴素暴虎獻于公所將七叔無狃九女

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叔

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記下又良御忌抑磬控貞忌

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鵠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

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冰忌抑

亮勅弓忌

乘馬所乘之四馬也乘黃四馬皆黃也乘鵠四馬

皆驪白雜毛也執轡如組謂善御如織組所以驂
 之與服皆中節如舞蹈也兩服上襄謂服馬皆上
 駕之良馬所以兩驂皆次序如鴈行也兩服齊首
 謂服馬首齊如一所以兩驂皆如左右手之相應
 也此皆盛言其乘馬之善以見其衆之悅之也藪
 田獵之所火烈謂烈而焚之也具衆具揚具阜此
 言其得衆而助之者盛也禮禡肉袒也暴虎徒手
 而搏之也獻于公所得虎獻于公以夸其勇也
 狃習也此言其好勇衆人愛之戒其無習此恐其
 傷也忌助語也抑發語也騁馬曰磬謂使之曲折
 如磬也止馬曰控謂有所控制不逸也發矢曰縱

謂舍矢之疾也從禽曰送謂命中如送也慢緩也
 罕希也搆所以覆矢壘所以弋弓此言多才射御
 俱善田事既畢行馬遲而發矢希弋覆矢無一
 不善也于田獵一事見其得衆已如此莊公奈何
 不憂之邪是詩三章皆賦也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報呼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鳥路
 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子兵而禦呂魚狄于竟陳其
 師旅翱羔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
 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
 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國風有反其辭以諷刺者如衛女相俟于城隅詩

人以靜女目之高克好利不顧其君詩人以清人目之靜者甚言其非靜清者甚言其非清亦變風譎諫之義後世指人之不廉者曰伯夷不孝者曰虞舜亦此類也說者謂清為鄭之邑名而在彭在消在軸又以為地名夫地名重複在在有之固不可考邑名則傳記可案清既非河上之邑就使高克嘗為清邑之大夫亦不可謂之清人子游為武城宰謂之武城人可乎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補彭二矛莫重直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

軸遂駟介陶陶徒報左旋右抽勅中軍作好呼報

彭也消也軸也乃克所帥衆之地駟介四馬之被甲者也旁旁不息貌庶庶武健貌陶陶自適貌二矛首矛夷矛也重英謂重以朱絲為英飾也重喬謂累飾喬然而高也左旋右抽謂左旋其駟右抽其兵師之出處當嚴其期今乃翱翔之久不思班師師之屯次當謹其備今乃逍遙自適同于兒戲佺兵者不祥之器今乃左旋右抽以軍作好不敗何待高克既進之不以禮文公又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職此之由公子素作此詩專論高克不取及文公故序詩者發之春秋書鄭棄其師則文公之過著矣此詩之序與左氏合無足疑者獨謂公

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詩無見焉豈以好利故能以賂求進用歟是詩三章皆賦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福其朝焉

羔裘刺朝故取古君子為言而諷當時在朝之臣不能然也

羔裘如濡儒洵直且侯彼其記下之子舍赦命不渝朱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羔裘大夫之服也洵信也侯美也英飾也羔羊之詩言素絲五紵五緘五總三者皆裘之英飾故曰三英洵直且侯謂服是服者信而能直足以為臣

之美所以稱其濡澤之美也人臣惟信而直乃能處君命而不變故曰舍命不渝孔武有力謂服是服者強而有力可任臣之事所以稱其豹飾之有力也夫人臣惟強而有力乃能主國是而不搖故曰邦之司直三英粲兮謂服是服者有德之可觀所以稱其三英之粲也人臣惟有德可觀乃能為邦家之彥士故曰邦之彥兮大槩詩之所刺指在位不稱其服此羔羊之反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鄭莊公失道君子舍之而去蓋出於不得已詩人思念君子而望其留為國計忠厚之意見之終篇

誠為懇切也

遵大路兮摻

所覽下同

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

市坎下同故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寔好也

摻攬也祛袂也寔速也詩人謂君子何忍舍吾君

遵大路而去我欲攬其祛而留之君子勿以我為

可惡不敢速忘故舊之情也我欲執其手而留之

君子勿以我為可醜不敢速忘昔日之好也既欲

攬其祛又欲執其手以見為王留行之意甚堅既

陳故舊之情復陳昔日之好以見詩人述己之私

情期君子之必聽非愛君憂國者安得此言哉是

詩二章皆賦也

女曰雞鳴刺不說

悅下同

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

好色也

是詩所陳古之民俗能說德而非好色蓋譏當時

風俗之不然由上之人無以善之不曰刺時不曰

刺其上亦譎諫之義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

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

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時也列子曰將旦昧爽

之交日夕昏明之際明星啓明也詩曰東有啓明

弋繳射也孟子曰思援弓繳而射之加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古者無故不去琴瑟雜佩或謂玕璜琺瑯瑤瑤衝牙之類或謂觴琖箴管枌悅凡可佩之物是詩既為民俗而作佩玉非民間所常有當以後說為是詩人言古之夫婦相與昧且夙興非直為一時之遊觀也蓋將治弋射加諸鳧鴈取其物和以滋味之宜為酒食以相樂終老無棄背御琴瑟以相友靜好而無乖爭鄰里往來禮順而相好又能備遺問之物以相報施古之民俗如此豈有不說德而好色之事哉是詩三章皆賦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鄭忽辭昏之言未為失也君子固許其善自為謀卒之所以自謀者無聞焉故詩人閔其當立無助咎其辭昏蓋專為無助而設謂其既終不能自謀不若初無辭昏猶有大國之助耳此詩人之本意也有功於齊即左氏傳桓六年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其事也忽辭昏者再詩請妻者文姜也此詩序言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是再請妻者明矣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羊七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同車同行親迎之禮也舜華舜英德之見於容也
瓊琚將將德之稱其服也洵美且都信美而且閑
雅也德音不忘美名之不可忘也詩人之言如此
非賢女不足以當之蓋指忽再辭昏之齊女也舜
木槿也將將佩玉聲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君道非他能辨君子小人而已鄭忽聞於知人所
美者非美故詩人刺之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餘山有橋
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扶蘇小木也荷華扶渠也橋松大木也游龍紅草
也在山則扶蘇之與橋松在隰則荷華之與游龍
孰為美孰為非美宜若易辨也今所用之人乃狂
狡之童而子都子充之美乃不見用則美惡倒置
矣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孟子曰不知子都之
姣者無目者也注云子都古之姣好者也

他落下同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昌亮而和朝取也
君令而臣聽猶倡而必和乃理之常也今忽既弱
矣故強臣恣橫不復俟上之令而自為猶不倡而

和也其悖理甚矣詩人刺忽失為君之道以致此也

蕸兮蕸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蕸兮蕸兮

風其漂

匹

女叔兮伯兮倡予要

於女

忽既不能出令而強臣自恣故詩人以風喻令以蕸喻臣謂殞蕸為風所吹猶人臣必從上之令今叔兮伯兮指強臣而言乃反先倡為君者特和之耳漂亦吹也要成也謂強臣反先倡而為君特受成爾後篇權臣擅命指祭仲意此篇亦指祭仲也是詩二章皆比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狡童指祭仲詩所以刺忽者謂忽不能與賢人圖事惟權臣之為聽所以擅命而不可制也祭仲得專廢立非權臣而何說者以狡童為指忽非詩人之本意山有扶蘇既指所美非美者為狡童不當又指其君為狡童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詩人謂忽不自為政祭仲既得以專之矣彼祭仲之狡雖不與我言我則不忍忘君以忽之故憂之而不能餐也彼祭仲之狡雖不與我食我則不忍忘君以忽之故憂之而不能息也大槩謂祭仲狂

狡自專不復取謀於我不復以禮待我而我之憂國愛君自不能忘爾彼祭仲者賤之也子忽者親之也詩人親之如此而謂指君為狡童可乎是詩二章皆賦也

褻裳思見正也狂童恣利資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資利資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詩人以忽為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諸篇雖刺之而愛忽之意甚惓惓也忽已為君不謂之君而謂之忽詩人無是言也獨序詩者指其名有合於春秋書忽之意春秋孔子作也詩孔子刪也宜無異詞然孔子既知忽之立也正國人愛之如此而春秋不書為君刪詩存刺忽之語何也蓋春秋立

一王之法廢貶之嚴不苟於一字忽既為君矣而失為君之道見逐于權臣一子一奪惟命是聽故書忽以貶之不與其為君以示萬世之戒是以於刪詩筆削之際亦謂之忽也嗚呼愛忽者國人之情書忽者聖人之法道並行而不相悖何疑之有褻裳之序不謂之刺忽獨曰思見正聖人特存之以明忽之立也正忽既正矣則不正之罪有所歸矣詩人思大國之正已謂正忽也詩人閔忽無大國之助故思之說者謂狂童為指突與忽亦非也既欲見正又併譏之豈理也哉然則狂童亦指祭仲之徒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士狂童之狂也且

忽之與突更入迭出皆祭仲之徒爲之故國人思得大國仗義以定其邪正庶幾爭可息而亂可定也子惠思我者謂大國苟能惠然肯來思我國之亂當褰裳涉溱洧而至非甚難也溱洧未必褰裳可涉詩人此言欲其急于拯亂爾大國不我思豈無他國可告顧狂童之狂恣他國豈能正之非大國不可也定亂必用師旅曰他人曰他士指國人士卒而言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丰芳凶下同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胡男行而女不隨

說是詩者皆以陽倡陰不和男行女不隨專罪女子謂其始也男子求昏女乃不往後既失身始知追悔此特一偏之說也蓋是詩本於昏姻之道缺故有倡而不和行而不隨之事夫禮之不行道之所以缺也男子求昏既無其禮豈得專罪女子哉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褰衣裳錦褰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裳錦褰裳衣錦褰裳叔兮伯兮駕予與歸丰豐也昌盛也錦褰喻男女之相配叔伯人之尊

稱詩人謂求昏之男子雖貌之豐容之盛而不能
備禮親迎乃俟之于巷俟之于堂以致女不肯送
不肯將將迎也既而他有所適非其配耦意殊歎
然乃怨而自悔遂以叔伯尊稱呼前日求昏之男
子而謂之曰衣用錦則有裝為中衣裳用錦則加
裝焉衣裳尚貴乎相副以況男女當貴乎禮之相
稱使女前日能乘車而來親迎御輪三周則我當
與汝同車行而歸汝矣先言衣裳後言裳衣用以
協韻其義一也女子此言雖非正理然其過始于
男不親迎以至于此使昏姻之道不缺而親迎之
禮行則無是悔矣不然何以爲刺亂蓋昏姻之道

既缺亂之所由起也今人閭巷間尚呼男子之稍
尊者爲叔伯叔伯疑本於此是詩四章上二章賦
也下二章比而賦之也

東門之墠

善

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是詩所刺以男子俱不由禮而相奔誘故謂之亂
然國人以奔爲恥作詩刺之而以人甚遠不我即
爲言亦以見先王之澤在人心者未泯故雖刺其
亂不忍指其實此聖人之所取也

東門之墠

茹蘆

於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

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予不我即

茹蘆茅蒐也可以染絳栗木果也可爲女贄詩人

意不在是特據所見而言爾東門城之東門也墀門外所除之地也阪又在墀外陂陀不平之處可以藝茹蘆者也栗林亦在東門之外其下可容人列屋而居者也夫相奔之人必期於幽遠之地茹蘆之阪言其遠也栗林之室言其幽也始期于茹蘆之阪雖望其室為甚邇奈其人則尚相遠言未親也終期于栗林之室雖履其室而思之奈其人不相即言未就也刺其相奔之情而謂邇其室而未親履其室而未就蓋止乎禮義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歲寒而後知松栢疾風而後知勁草遭亂世而不改其度君子人也故詩人思之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勅留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雖淒淒寒涼而雞鳴喈喈而衆風雨雖瀟瀟有聲而雞鳴膠膠而不變風雨雖如晦而昏而雞鳴不以昏而遂止所謂不改其度也詩人思之其未見也則心既危而病且憂其既見也則心平夷如瘳而喜矣雞禽之有德者而鳴必以時為德之信不惟人無信不立雞之德亦以信為主故詩人

有取焉瘳愈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子衿金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學校雖廢而學者相與切磋之意未嘗廢也故此

詩終始皆學者思遊從之樂世亂如此而道義不

忘誰謂人之性惡哉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

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他兮他達本兮在

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禮父母在衣純以青衿佩以青學子之服也詩人

思其人而不得見至思其衿佩思之至也學校既

廢有挑達而在城闕者謂往來遨遊於城闕之間

也一曰挑輕躍達放恣貌詩人謂不見其衿佩使

我悠悠而長思縱我不能往爾寧能不續音問乎

寧忍不一來顧我乎我思之至以近為遠一日如

三月也學子往來於城闕思之者不可得見以明

學校不修學子既無所歸宿故亦無相見之所此

之謂學校廢是詩三章皆賦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

亡而作是詩也

為此詩者其鄭國之賢與一薛居州不能使宋王

之善以左右前後皆非薛居州也忽無忠臣良士

獨有為此詩者之賢不能有益于忽故曰閔無臣

也

揚之水不流東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
人實廷居女揚之水不流東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
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浮揚之水淺緩無力故物之微如一束之楚一束
之薪尚不能流之使去況其大者乎以喻忽之微
弱無忠臣良士之助宜其不能出令而為君也謂
忽無親臣矣親莫親於兄弟今既爭立而交相為
瘡是終鮮兄弟也維予與女維予二人謂維我有
愛君之心不敢為欺君之言若他人之言皆無可
信者皆欲誑君以自便爾申言人實不信深戒其

無輕聽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
人思保其室家焉

公子五爭者謂祭仲立突而忽奔衛一也突使雍
糾殺祭仲弗克突奔蔡忽復歸二也高渠彌殺忽
而立公子亶三也齊人殺子亶祭仲逆子儀於陳
而立之四也傅瑕殺子儀而立突五也首尾二十
年兵革不息所以致亂男女相棄室家不保此其
所以謂之閔亂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巨
中聊樂我貧云出其闔因闔都有女如荼徒雖則如

茶匪我思且子餘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謂人民之思保其室家者因出城之東門及曲城之臺見女子紛然離散如雲之無定止如茶之麗而密宜其可慕而悅然我之所思不在于是乃欲自保其室家爾白色之縞衣蒼色之綦巾茹蘆所染之服乃我室家所服者自足相娛樂非有慕乎其外當亂世民人之言能如此可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闡曲城也闡城臺也且徂通用存在也且往也謂在者往者皆非所思也負與云通語助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野有蔓萬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是詩之思遇時乃思不期而會遇聖人何取焉蓋鄭以五爭之故兵革不息者二十年故民罹其害昏姻失時為人上者倘能用古者荒政聚民多昏之意會男女無夫家者以育人民則下不至於思不期而會遇矣今既不能然是君之澤不下流與衛有狐同為可刺故存之為後世之鑒以明民之思亂由上之不恤故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徒端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三百八十五
言不仁
無使滋蔓難圖也言草之不可使滋蔓猶惡之
不可滋長也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言露之濡猶非
禮之污也是詩男女思不期而會此風不可長猶
草之不可滋蔓且其犯非禮如多露之濡也故曰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零露瀼瀼清揚眉目之間婉
美也夫男女相悅由其顏色之美故反復言清揚
之婉邂逅相遇所謂思不期而會也不期而會雖
可以適一時之願孰若俟禮為俱善卒章言與子
偕臧欲其俟禮而俱善也詩止乎禮義故卒章反
正不敢斥其君厚之至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
也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
救焉

列國之風惟鄭衛淫亂為甚衛之亂由於上之化
鄭之亂由於兵之故詩之所刺者備矣後之論鄭
衛者于衛則謂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
聲色生焉于鄭亦謂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
俗淫是皆不深攷詩所刺之由而歸咎于風土爾
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三詩之序皆明言男女
或相棄或失時由于兵革而溱洧謂莫之能救然
則欲救鄭之亂者當以偃兵息民為先不可誣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古顏兮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

子餘下同

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訐

況乎下同

且樂維士與女

伊其相謔贈之以勺

時灼下同

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

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

訐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溱洧鄭水名也渙渙春水盛也蘭蘭也勺藥香草

也洵信也訐大也瀏水深也殷人盛也相與將同

猶言相將也鄭之國俗以三月溱洧水盛流深之

時秉蘭以祓除不祥何尤之有以其淫風既行故

男女殷盛乘此出遊為相誘之計女始謂士曰往

觀乎士曰既往矣于是又從而誘之以溱洧之上

為未足孰若觀乎洧之外信大而且樂也與期於

幽遠之意同二章之終皆言贈之以勺藥或曰相

謔或曰將謔蓋今人言相將皆欲為而未為者也

詩人終約以禮故贈以勺藥寓相謔之意未至於

亂也宋玉好色賦曰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

禮終不過差玉所謂揚詩者蓋溱洧之類誠得詩

人之意也或曰韓詩以勺藥為離草又崔豹古今

注牛享問仲舒為勺藥名可離故相別以贈之竊

謂既贈以離草明不相親正所謂終不過差也是

詩二章皆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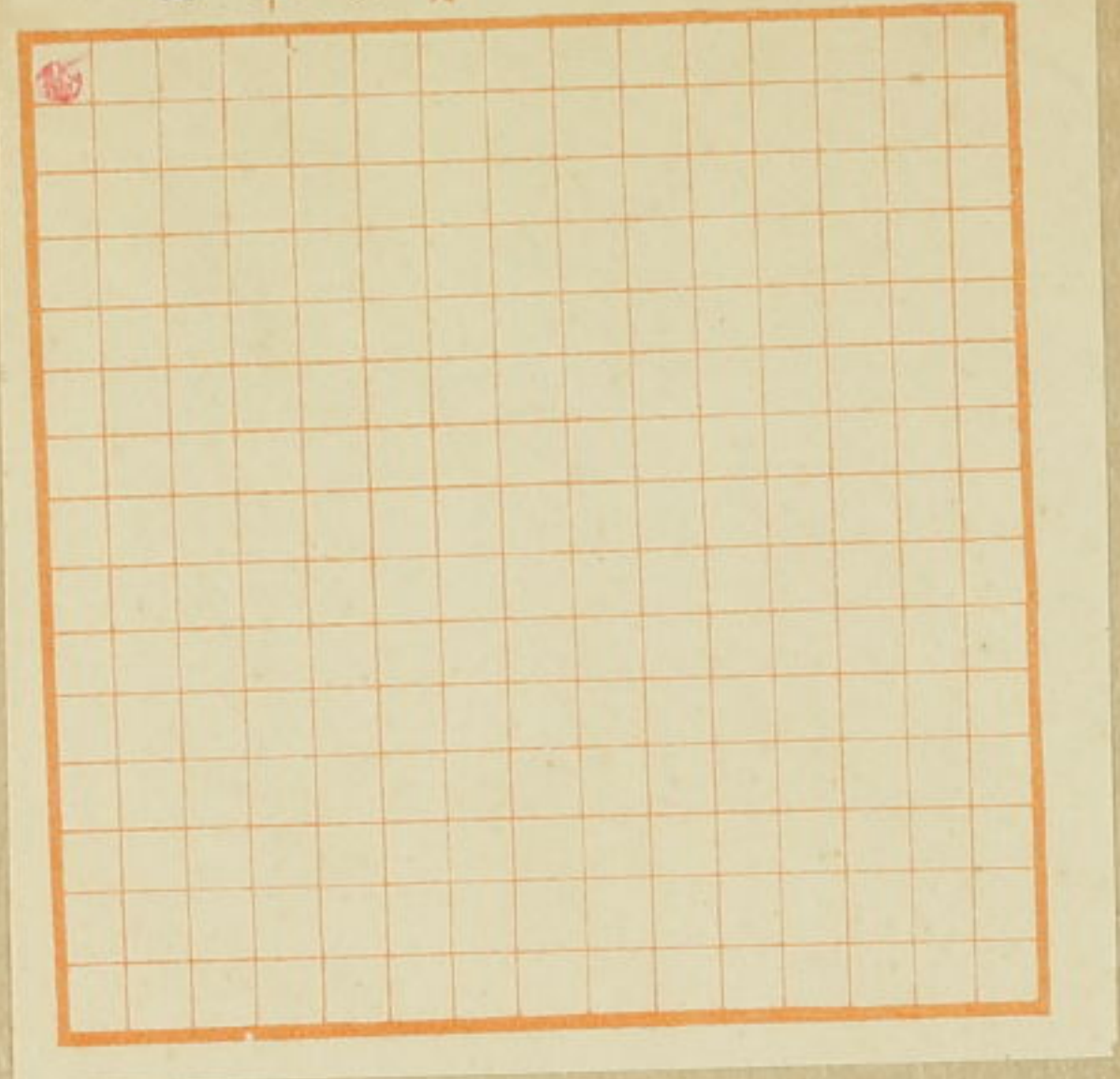
詩補傳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4 年 6 月



一
百
八
十
二

三
山
和
仙
卷
上

三
三

王
女
公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2 columns, with varying lengths of characters in each column.

